

当代中国社

会写实小说大系

1.

人事

李师东 王强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人事 王跃文
铁树情人节 莫怀戚
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李 唯
敲诈 袁一强
贪污指南 曹征路
海关里的幸福生活 老 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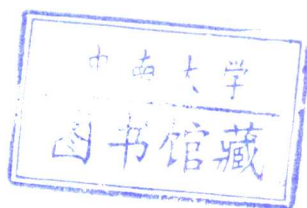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7731

44.571
LXD2.4



人事

● 李师东
● 王强
●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中国社会写实小说大系 / 李师东, 王强, 卢今主编.
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2.1
ISBN 7-5039-2122-6

I. 当… II. ①李…②王…③卢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
- 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5598 号

当代中国社会写实小说大系

主 编 李师东 王 强 卢 今
责任编辑 刘向宏 仲 江 斯 日 蒋爱虹
封面设计 刘向东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电 话 (010)63457556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35
字 数 2710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122-6/I · 951
定 价 1280.00 元 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

王 强

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，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，观照生活，思考人生。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，社会大潮风起云涌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。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，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，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。

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。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有代表性的，有沉痾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，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

题，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，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，等等。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，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，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。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，着重于涤浊扬清、弘扬正气、崇尚英雄。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，出于义愤，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，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；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，也是出于同样心态。这是一种“疗治型”创作。

还有一些反腐小说，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，少有涉及少有揭示，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，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。对于这些小说，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，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，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。实际上，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，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。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，指一条明路，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。应当指出，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当然，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，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。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，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。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，分析这种艰难，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。

另有部分作品，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，着重于展示、揭露，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，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，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规矩”和官场斗争的细节，调侃很多。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，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，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，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。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“好看”，更有“卖点”，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，这是一种“展览型”创作。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。

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，呼唤正气，主张正义，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，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。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：“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。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。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，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；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，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，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。”

目 录

1 / 人事	王跃文
45 / 饮鸩情人节	莫怀戚
121 /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	李 唯
211 / 敲诈	袁一强
273 / 贪污指南	曹征路
333 / 海关里的幸福生活	老 那

人

事

王跃文

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单位叫茶叶公司！我上大学只做了两件事：看书，睡觉。从大三开始，同学们就为着分配东跑西跑。我却是整个就睡不醒。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叶公司那天，才像从睡梦中惊醒。脑子嗡地响了好半天，似乎那个夏天所有的坟子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

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茶叶，只喝白开水，想奢侈了就喝可乐或汽水。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错，但那会儿我还没有口福享受。我爸爸也不喝茶，喝不起。他口渴了就喝凉水。他用木瓢舀了凉水，仰着脖子就灌，喉结急剧地上下蹿动，就像有只甲壳虫在里面拼命往上钻。凉水还会从木瓢两边流出来，湿润了爸爸红红的胸膛。胸膛便冒着汽，有点像铁匠淬火。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，随爸爸在田里收稻子。太阳很老，晒得我头发蒙。爸爸口渴了，取过田边的竹筒，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凉水，然后把竹筒递给我。我摇摇头，没有接过竹筒。其实我渴得喉咙都快粘到一块儿了。爸爸怪笑一声说，你小子有本事就着劲读书，做个城里人，天晴在阴处，落雨在干处，坐板凳，摇蒲扇，吃白米，喝清茶！爸爸知道我不敢喝凉水。我是命贱人贵，喝凉水肚子就痛。我妈妈总是把我身体孱弱的罪过揽在她的身上。她说怀上我那年，正遇大荒，她总是吃不饱，而她又不敢像别的女人那样，夜里摸着黑，去偷生产队里的红薯。那年田里的稻子没收几粒，地里的红薯却胀得好大一个的。那年啊，队里的红薯堆得山一样高！妈妈后来老是同我说起那年的红薯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她其实一辈子都在后悔当时没有去偷

队里的红薯，才让我身体这么孱弱。我爸爸却认为当年日子那么苦，他们还生了我，养了我，算是我的运气了。不然啊，你还是一口痰哩！小时候听爸爸这么说，我只觉得自己原来脏兮兮的，本是一口痰。只为我的单薄，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
我早先对茶叶的印象只有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。这首歌调子太高，拖得老长，我唱不上去。唱不上去我就不唱。这也就是我的个性，不肯勉强做任何事情。这其实就是懒，没本事。别的同学四处联系单位去了，我却想自己一个农民儿子，现在成了城里人了，知足了，还挑什么单位？可真要我去茶叶公司，我着急了。没想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，爸爸无意间的一句风凉话，竟一语成谶。

我可真的不想到茶叶公司去喝清茶。别的系别的班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，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业，而我去的茶叶公司，谁也没听说过！就几片破茶叶，还用得着专门成立什么公司？我读大学那会，虽不怎么争气，想的却都是些天下大事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叶！见我愤愤不平，有的同学说我农民意识。我愈加愤怒，几乎要动手打那位同学。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，最恨别人说我农民意识。他们有关系有门路找到了好单位，却不许我生气。我生气了就是农民意识！农民倘若安分守己，城里人就赞美你朴实、厚道。你稍稍动脑筋想些问题，就是农民式的狡黠。你若执意要平等，就是农民意识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

我这个农民的儿子，成天睡在学校宿舍那张破床上生气，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铺吱吱响。那些找到了好单位的同学，有意撮起鸡屁股样的嘴巴，吹小曲。我满脑子农民起义的想法，血都快煮沸了。
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直奔市政府。这是不尊重知识，不尊重人才！我必须去市政府上访。我当时思考这事，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“上访”之类的官方语言。我把政府说成当局，上访说成交涉，请求政府竟成了正告当局。似乎政府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。

我刚准备跨进市政府大门，武警战士手一伸，拦住了我。我暗自交待自己镇静，不用害怕。政府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可是人民政府啊！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，扑扑地跳个不停，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；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，汗水直流。我几乎口吃了，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。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，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。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，却只好在心里自嘲：秀才碰上兵，有理讲不清。

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，还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！别说上北京了，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政府来试试！我茫然四顾，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。我瞄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，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。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，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。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，让愤怒给我勇气。

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，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，睫毛上挂着泪花。见我推门进去了，她忙擦了擦眼睛，客气地招呼我坐下。我坐下去之后，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，免得跑了冷气。这里凉飕飕的，太舒服了。冷气开始浇灭我心头的火气。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，我是第一次，内心有些尴尬。我尽量显得从容些，双手自然地叉在胸前，操着生硬的普通话，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我不时地耸着双肩，像位西方绅士。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，很专心的样子。她的神情让我感动，鼓舞了我，我更加滔滔不绝。电话响了，她抓起电话，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。完了，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，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，你是说这事啊？不归我们管。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。我还想申述几句，中年女人先起了身。我只好起来，硬着头皮道了谢。当我拉上门的时候，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。我的脸立即发烧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，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。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，仍然按照她的指点，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。外面热得令人闭气。后来我总在想，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？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。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。我便猜测，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，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。那个下午，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，一会儿凉，一会儿热。

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。多年之后，我只要想起政府，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，只回忆起一张张似

笑非笑的脸，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。

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，不想去淋雨，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了到。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，像是沾了很大的光。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，天晴在阴处，落雨在干处，坐板凳，摇蒲扇，吃白米，喝清茶。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。家乡到这个市里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越是遥远的地方，越是大地方、好地方。最遥远的除了天上，就是北京。天上是最好的地方，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。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，寿命却长得城里人嫉妒，活到一百零五岁。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，再也不往前走了。所以毛主席真的就永远活在她的心中。她总以为毛主席还活着，经常很向往地猜想毛主席和江青的生活，说毛主席真幸福，嘴里老是衔着冰糖，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，江青就坐在老人家身边飞针走线纳鞋底，她是毛主席的堂客，手艺好，又快，一天可以做好一双鞋。没有这套好手艺，毛主席肯娶她？有时她又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连红烧肉都不吃了，省下钱来给苏联还账，就忍不住哭起来。

奶奶要是知道我今后可以天天喝清茶了，可能会骂我。因为毛主席红烧肉都不吃了，我还舍得喝清茶。公司正在装修，走廊里尽是涂料桶和磁地板砖。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，女的，四十多岁，姓陈，叫陈雪华。我已经在学校那张破床上不吃不

喝睡了几天了，想清楚了许多事情。我想这个茶叶公司，不过就是我要走过的一个站口而已。我从这里走进去，就得风风光光地出来，我萌生这个野心，没有任何依据，也许只是在安慰自己。我便很愉快似的，笑眯眯地进了她的办公室。听了她的自我介绍，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陈姐。陈姐戴着副白框眼镜，镜框显然太大了，滑落在鼻尖，压得鼻尖亮亮的，有些反光。我从小就有个怪毛病，不喜欢发亮的东西，甚至包括光、金等跟亮有关的词。所以陈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。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对面，我天天得望着她亮晶晶的鼻尖。

公司没有空房子，陈姐让我先住在办公室里。我原是最喜欢睡懒觉的，现在只得早早地就起来，把办公室打扫干净，等待上班时间的到来。好在是夏天，不用铺床叠被。晚上，我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报纸拿开，用几本书做枕头，躺下看书。困了眼睛一闭，就睡觉。

公司所有人都叫她陈科长。有时她不在办公室，别人来问，陈科长在吗？我说你是找陈姐？她不在。别人就说，对对，陈科长。她不在？好几次都是这样，当我说陈姐时，他们就替换成陈科长。我便怀疑自己叫陈姐是不是叫错了。一天清早，她一进门，我就叫陈科长早。陈科长应得比平时响亮多了，笑容也灿烂些。我便后悔起初怎么没有叫她陈科长，却叫陈姐，简直自作多情。

陈科长让我先熟悉基本情况，给了我一大摞文件。这可苦了我。我是那种古板的理科生，如果不是文字特别好的美文，

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武侠小说，我宁愿看方程式或者化学分子式。如今却让我天天看文件，如何了得！又是夏天，闷热难耐，端着文件看上几行，就昏昏欲睡。我只得间会儿跑到水龙头边去冲脸。等我冲了脸，回头总可以望见几个民工站在身后，板着脸，很不耐烦的样子。他们在等着接水。我保持风度，说声对不起，不同他们计较。他们辛辛苦苦，是在帮我们描绘公司美好的蓝图哩。我想公司装修好之后，一定气派。

我到公司快一个月了，都没有见到我们的总经理。总经理姓刘，叫刘雅文。听上去是女人的名字，其实是男的。我总没见着他，只天天听着他的名字。领导就是这样，影响无所不在。听久了总经理名字，刘雅文几个字在我头脑里就形象化了，似乎总经理应是位斯文的读书人。副总经理有三位：邢亚礼管业务，排第二；贺发友管财务、人事等，排第三；何平管党务、纪检、监察、工会、计划生育等，排第四。这几位副总倒是见过几面。他们到人事科来过，找陈科长。陈科长介绍我时，他们差不多都说同样的话。哦，新来的大学生？好好，年轻人，好好。

陈科长说刘总很忙，他正在忙着一件大事，申请公司破产。

我听了眼睛都直了。我怎么这么背时倒运？好不容易读了十几年书，从那贫穷的乡村里奔出来，就是为了到一个破产的公司来？

陈姐看出了我的惊讶，便说，你刚接触实际，还不懂。想

破产不容易，你得有能耐才能办到。我们公司，破了好啊！

我怎么也想不通公司破产竟然是好事。我只知道公司破产，职工就得失业，就得流落街头。尽管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叫失业，而叫下岗，但还是想不清楚这事。可陈科长说到这事，却一脸愉快的表情，很佩服刘总的活动能力。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介绍一个奇怪的部落，人死了，家人不能哭，而是哈哈大笑，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升了天。我是不是到了那个奇怪的部落？

可是，既然公司要破产了，还装修什么？

我这话问得一定很傻，因为陈科长似笑非笑地凝视我片刻，摇了摇头。

我越来越懵懂。好像林语堂先生说过，人在小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上了大学就以为什么都懂得，出了校门又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了。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懂。

刘总还没见着，陈科长同我谈了话，分配我管公司的人事档案。她说，本来，人事档案都由党员干部管，你又不是党员。现在年轻人加入组织不积极，公司找不出合适的人选。你先一边干着，一边积极向组织靠拢。我看了你的档案，你在学校表现不错的，组织上信任你。

我却丝毫没有被信任的感觉，倒像被人窥视了隐私，浑身不自在的。其实我在学校表现平平，只是没有挨过处分而已。陈科长说话头一点一点的，鼻尖上的亮点便一晃一晃的。望着这种刺眼的光亮，就像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，心里躁得慌。听